

皇明經世文編

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彭賓燕又校閱

姚翰林文集

疏

姚漆

論郊祀分合疏

郊祀分合

翰林院具官臣某謹奏爲欽奉勅諭事本月初十日臣欽領到勅書一道十一日又領到禮部頒給勅書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郊祀分合

一

平露堂

卷之一

一道勅內聖諭拳拳以分祀天地爲言、令臣等各盡其愚、臣有以見陛下聰明睿智、度越百王、將以復周人之遺典、遵聖祖之初制、考先儒之定論、中和之極、獨建於上、此真盛德之事、非小臣所能仰窺也。夫天子之禮、莫重於郊祀、歷代之分合靡常、諸臣之去取不一、互有同異、莫知適從、至於趙宋之世、士以議論相高、其間理學經訓、剖析精微、後學所折衷而取信焉者、則程氏朱氏也、其論郊也、程頤曰、天地各以類祭、朱熹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此其說同矣、

及論北郊。願以爲北郊不可廢。熹以爲胡五舉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二大儒也。其說且不能合。何怪夫說者之紛紛乎。臣竊論之。諸儒敦信周禮。各據所見。無所徵於身。無所試於事者也。故其立言也易。我諸臣親其事者。陛下也。言之在一時。驗之於萬年者。陛下也。陛下之分祀。豈徒以爲復古之美觀而已哉。蓋將以求神祇之右享也。使分祀而陰陽和。上下格。斯可矣。若禮行之後。或不如往歲之歆格。豈諸臣言詞之所能與哉。且臣嘗求諸禮。禮

器有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解之者曰、時者天之所爲、故爲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爲大也。曲禮有曰、禮從宜、使從俗、解之者曰、事不可常也、敬者禮之常、禮時爲大、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皆是也。其言如此、我聖祖範圍天地、斟酌古今、以制大祀之禮、所謂因革隨時、禮之時也。體

常盡變禮之宜也。又焉可以他議乎。試以天地日月之祭言之。冬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此周官之文也。祭日於壇、祭月于坎。此祭義之說也。夫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太祖高皇帝當分祭之初。存復古之念。必嘗求其制於周禮。必嘗採其說於諸儒。必嘗集其議於在廷之臣。二郊嘗並立矣。二至嘗分祀矣。心思其義。非一日也。身踐其禮。非一祭也。歷試而親驗之。非若儒生之空談高論而已也。十年之內。幽明感通之間。天人相與。

皇明經世編

劉蕡材集

卷之一

郊祀分合

三

平露堂

之際必有不盡如諸儒所議者而後更之以合于一
不安于前而安于後無得于分祀而有得于合祀于
是定爲一代之禮以垂憲無極不然終洪武之世使
其少有未愜則聖祖自將復從其初矣夫豈憚於
更定以貽今日之議哉是故斷之于定鼎之時者

聖祖也行之而安者凡二十年襲之於徙都之日者
太宗也行之而安者亦二十年承之於繼世之後者
列聖也行之而安者復百餘年天清地宴百神受職
命其宴曰慶成者慶天心之克享也未始一歲間也

固不屑屑於古禮之合。而祭則受福。已大非漢唐宋之所班矣。臣愚以爲合祭之禮。未可輕易也。夫臣非不能組織舊聞。使言之成章。以効仰賛之忱。但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言之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其陰陽先後之序。義則得矣。從之可也。若冬至夏至之祭。臣於此竊有疑焉。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斯制禮之本意也。今所用者。夏正也。如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

夏至祭地。冬至祭天。是先地而後天。雖曰陽先陰後。
于義無嫌。然實非一歲之事。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
此聚亦核。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
禮。是。其。大。者。已。碍。而。不。通。矣。他。如。樂。有。六。變。八。變。之。
奏。儀。有。素。車。大。裘。之。制。去。古。已。遠。漫。不。可。稽。恐。亦。非。
今日之所能盡備也。故在今日而言古禮。苟有毫髮
之未合。終必謂之後世之禮。使知時之爲大。宜之當
從。則在我者。不失制禮之意。而天下後世。亦將以知
禮稱之矣。此其輕重緩急。豈可畧而不講哉。陛下

宏納羣言深求至論固將以協神人之望合述作之
宜登斯禮于三代之上者也臣緣見禮經所載不敢
不述以備採擇

論元世祖不當與古帝王同祀疏

元祖祀

謹奏爲正祀典以光聖治事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
曰地祇曰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
所以旌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陛下遵祖宗之
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
辨其大分則戾經而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

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者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請爲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國而外夷狄豈非以其薦食上國糜滅人類有甚于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恥也劉石諸胡囚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恥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窺于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恥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

未全盜我中國也。蒙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斃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胥而爲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旣歸歟矣，而使爲僧尼於吐蕃，諸帝后之陵寢，旣丘墟矣，而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其爲中國之大讐耶，豈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高皇帝，聲罪而汎掃之，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恥，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

特斯文而知聖祖之功德真遠駕唐虞也

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歸于人類不然則生
民之類泯滅久矣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嘗不爲
中國痛至元之將滅未嘗不爲中國快也迹其封豕
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聖祖之誅討亦已幸矣又
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
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誅暴之義彰既
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
此語深文亦事實也其平日豢養之私值我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
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

臣之所甚惜也。夫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與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羣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于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而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

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
夷之嚴若此豈容與此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
尤橫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與夷
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
君有知必不肯下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
今之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煥
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指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
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
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

此深議也。要之非書生之腐語。

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黜其像以爲此吳楚
百世之怨故也。則夫爲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
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
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願禮行有日四方瞻仰
伏望陛下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夫興
義旅而滌腥羶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黜僭僞
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遇聖明偶
有一得義不容默謹效涓埃不勝悚懼

序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榆林兵備

今西北諸鎮地當虜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廼咨廼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楊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余頗

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
僉憲。治榆楊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
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
今吾不能有其固。虜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掠
數城。卽虜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
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
馳。或欲列劔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
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
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

○此○老○子○道○塞○

○之○言○不○可○不○聞○所○以○救○之○

馬○足○雖○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鎧○
仗○窳○楷○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
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虜○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
築○壁○壘○以○自○固○而○抔○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
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
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
施○之○不○已○踈○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
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
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勢○則○外○急○而○內○緩○用○才○則○

前所言之木患也此所言之本患也

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耻當劇任。率以爲莫勞于董徒役。莫繁于司會計。莫難于讞訟獄。莫危于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于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跖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常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

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虜復時壞亭障。
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虜而不
知歸者。民不堪于役。而舉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
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
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
于赴閭。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于獨任。食
難于遙請。役難于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
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勲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
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

壯之年才與識俱贍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余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用之而時與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下相蒙與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于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籌邊之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云。

記

新修代谷倉記

大同倉

國家峙糧以恤軍而諸倉之設特備於天下然惟邊郡爲尤急平居戰守之士咸仰給于有司稍不足則訛言相驚虜或大入輒調客兵以捍虜轉餉不繼則或潰或亂重貽主將憂是故廣爲之備而富爲之蓄則可以飽吾士而使之樂戰今西北諸邊不求益兵而日恒以食爲請懼無其續也食不已急乎代州漢

鴈門郡本朝卽其地爲邊鎮立總憲大臣以節度之。據巖邑宿重兵保偏頭鴈門武寧三關之險通雲應延綏兩路之師晉國之要防也。兵食固代之所宜急焉者。代舊有倉歲久弗葺從政者聽其頽弛而莫之省於是蹊爲瓦礫鞠爲蓬蒿輸將者無所藏飛輓者無所蓄夫代不可以一日無兵兵不可以一日無食倉也者食所由充也以用武之地而爲倉若此斯亦前人之闕政歟。比者憲副閔公首綜其役而倉之成者凡二十楹其在北者飭矣方伯李公繼就其緒而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大同倉

卷之一

平露堂

倉之成者復二十楹其在東者飭矣夫修其北則未
廣修其東則未備其入易盈而所儲有限二公者非
不欲盡修其制以爲永逸之謀顧資與力未完而遽
求其並舉則邊民滋困其勢將以有待也乃嘉靖四
年夏大叅王公顯之至代攝戎事以籌一方經武之
餘惟食是營於倉之西構室二十楹役不踰時而告
成立門以示嚴建坊以示聚繚之垣墻以示防夫然
後九穀有所歸而不腐三軍有所賴而不憂一廩人
司之吾食足矣茲倉所以厚代人者豈其微哉且余

聞之漢氏之倉、惟滎陽者爲尤著、典午氏之倉、惟石頭者爲尤著、舉所重也、至邊郡之所建、則率用耿壽昌之法、今之制亦然、賤則糴、羨則積、以待非常之用、獨所謂糴以利農者、廢而不行、今與古小異、宜於時也、夫修其法以揆諸古、余猶恨夫講之未詳、而世之翫時怠職、免咎以自便者、不能以時振今之廢、使之日就淪毀、則吾邊鄙之利、其誰與修之、三君子之興是役也、事舉于久廢、志斯勤矣、功圖于有漸、謀斯諧矣、度侈于前規、制斯備矣、慮周于儉歲、惠斯博矣、四

者政之善經也。修一倉而四善備。此記之所爲作也。至於督課繕治。則諸從事之良。亦不可無述。併刻其氏于下。以無忘其勞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叅閱

張龍湖集

頌

張 治

天保萬年頌

聖誕

臣聞粵昔帝王之盛其有天下也則必曰祈天永命而臣子祝于其君亦必曰天子萬年蓋君者天地萬

物之命所寄也、人君壽則天地萬物之壽隨之矣、然人君受天命而興、則天必昭以貞符、膺間氣而生、則壽必享以遐年、天人之機、卽若契券、不能爽也、稽之往牒、帝王之以壽稱者、莫尚乎軒轅、蓋其秉斗樞之精、應土德之運、生而神明、役使百靈、敦敏廣淵、善聖之宗也、其治天下、則觀象設制、垂衣無爲、齋心大庭、問道廣成、授經王屋、導養玄素、爰能體鍊妙氣、窮盡道真、而長生久視、與天地罔極、豈非聖帝之殊軌、而道德之高躅哉、洪惟我皇上續天之統、合道之

貞昭受元符、誕膺明命、自軒后而下、一人而已、初丁卯之誕祥、江漢也、上距太祖所生之歲、蓋百八十年、得二九之會焉、龍飛天極、壬午紀元、則上同乎

成祖改命之歲、蓋百二十年、得九三之交焉、脗叶昌期、躔躡純景、茲非應土德之運、而當出符之會哉、河清兆瑞、慶雲表祥、則大電繞樞之徵也、神明聖哲、通玄遠覽、則徇齊敦敏之具也、精禋應禱、玄德昭升、則神明知止之應也、察地明天、稽典定制、則正名百物之治也、恭默有室、大素有居、則齋心大庭、夢遊華胥

之樂也。冥契真詮，納民壽域，則順風廣成，究意雷岐之仁也。協氣熏郁，休祥滋至，則雲師紀官，麟遊鳳巢之禎也。稽符命之所加，篤烈祖之駿惠，天人合發，區宇樂推，神休暢茂，靈祉顯思，蓋天所以啓聖神之祚，而永無疆之慶也。由是觀之，則我皇上之遡神穹昊，兼總玄元，長劫世而不老，凋三光而獨存，億萬之壽，比於軒后，蓋不待卜而知矣。茲二十有八年，時維仲秋十日，在丁，爲皇上天誕之辰，萬神洽慶，六合忻舞，天下臣民感覆壽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

外盡四海罔有不至。臣仰受渥恩。倍切懼悚。謹援天
保之義。演爲頌詩一篇。上祝萬萬年之壽。雖詞極蕪
陋。不足以揄揚聖美。而區區祈天之忱。敢竊附於華
胥之後焉耳。頌曰。粵稽遠古。皇王代奮。咸有貞符。以
兆景命。倬彼軒后。大電感樞。斗精受形。爰啓帝圖。於
維我皇。誕祥江漢。濁河澄清。慶雲炳煥。乃御乾極。
以正萬方。龍造躋躋。靈貺洋洋。丹靈壽丘。千載同芳。
詩人有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我受命溥將。肇正彼
四方。於昭聖祖。寔肇皇基。維皇之生。二九應期。

皇明經世編

張龍淵集

聖鑑

三

平露堂

卷之一

於赫文皇奮於燕邸維皇御天壬午受紀若合

符節不後不先天寔啓之人孰能然姬周卜曆天皇

衍年載代六百成數維千轉算相乘莫可究焉詩人

有言克昌厥後燕及皇天繩其祖武於萬斯年維

皇明德祇事上穹神功聖治純孝貞忠帝心眷德錫

禍時萬百神受職三靈叶贊泰乙流祉八景隕禧五

神順軌九土咸釐至仁潛達玄化殷溥先天不違物

得其所詩人有言天保定爾受天百祿降以遐福維

日不足維皇建極萬方攸同燁燁大業久而益崇

天佑我人。俾皇億壽。垂祚九圍。小大咸受。觀民設教。
神道佐興。以崇以祈。禋福繩繩。載以清淨。民自不忒。
中心無爲。抱一以式。詩人有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維皇格天。申錫無已。諸福之
物。莫不畢至。秀岐嘉穎。于彼天田。靈禽異獸。甘露醴
泉。休祥奇瑞。駢臻還集。協氣榮光。氤氲鬱鬱。坤祇效
珍。乾象開圖。龍文赤書。日煥九區。詩人有言。天保孔
固。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盛德在金。三光並
麗。維皇誕辰。萬靈應瑞。九龍毓聖。二氣舍神。赤光



照夜黃雲覆辰露浮靈液。月抱仙輪。懽騰萬宇。喜溢八垠。閭闔洞啓。鈞樂九陳。鶴書翔舞。霞綵續紛。穹玄錫慶。洪釐允申。小臣作頌。虎拜稽首。吾皇萬壽。詩人有言。如日如月。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如松柏之茂。

序

壽韓苑洛七十序

南

本兵

古大臣之言壽也。以能壽天下國家者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夫惟君子

以平格保乂、作基邦家、而後聲光休烈、顯於無窮、歷
百世不朽、我國家以六典建官、兩都分治、其制視成
周、肯成王之營洛也、其命周公曰、廸將其後、監我士
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公之治洛也、曰明
作有功、惇大成裕、用誕保文武、受命周宅西鎬、而君
臣相與、乃勤志于洛焉、其爲燕翊謀、至深遠也、獨以
殷頑民哉、我高皇帝提天戈、首取金陵、然後擒僞
漢、蹙吳蜀、驅胡虜而有天下、則金陵固爲根本重地、
文皇帝之定鼎北平也、扼燕薊之險、坐臨南紀、萬有

餘里而金陵屹然上游北拱燕極東引甌魯臂秦洛而指百越供賦億萬莫不由徐揚以入奸宄跼伏無

敢窺天塹以譁中土者金陵捍蔽之力也昔宋禍首

于燕雲元綱潰于江漢以南北之勢懸而脉絡不相

金、元、宋、明、則淮南北之氣脈不通

援也是故金陵固則南服靖南服靖則北所恃而爲

安所謂天下之樞也其視洛不尤重哉永樂中監以

儲貳後乃勅卿輔大臣居守之六職百役一如王朝

守帥以下咸總已司馬以城關戎馬所隸視他職特

重焉公以文武之才當天下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

之時、監茲留鑰、經武制衆、振頽剔蠹、強奸帖柔、隱紉
發紆、政乃大行、人以寧宇、則明作之功也、首善之地、
舊章遺澤存焉、土沃而民肥、邇俗媮惰淫侈、或逸于
公度、有司間以游宴之費、課擾閭閻、使者旁午、彌文
瑣委、公悉裁罷之、謹守筦鑰、奉法順流、與之休息、井
廛晏晏、不識役歛之及已、則惇大之緒也、慮之以悄
悄之勞、而發之以優優之政、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
之以明明之功、斗牛之野、鬱然長城、俾天子無南
顧憂、綢繆王基、引于無替、民氣完固、猶木植其本、而

枝幹強立戶扃其樞而庭奧無恐焉則誕保之業也聲光休烈將不可並美篤棐而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哉是則公之所爲壽也雖然君子之壽有道焉昔周公之繫易也研極天人之變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幾幾之誠天實佑之用能迪將周祚壽于八百而令聞永久公嘗悅周公之學通其理而究於其變思以其道潤澤于世至老而不衰則公所自壽其心者如此故勤勞中外餘四十年艱貞不貳天下國家莫不倚以爲壽其蓋有所本哉鳴鳩曰淑人君子胡不萬

年言壽有本也。於是篤齋聞而喜曰。乃今知大臣以天下國家爲壽而本之學也。遂書予言。升之爲公壽。

贈王克齋北上序

少司徒

古大臣自四方入者。必以其政告于君。所以廣聽而達隱也。公吳產也。且宦于東南者日久。夫事之在東南。係乎邦計之急。所宜先者有三焉。蓋國家財賦。惟東南是倚。至于今生之者寡。而以靡食者甚衆。取之者勤。而以靡用者無經也。故農終歲耕而不能以糠粃自飽。婦終歲織而不能以繒絮自蔽。公私之積。嗷

嗷然不逮正德間。無論弘治也。而旱蝗橫歛。日相尋不止。夫民猶基也。高牆豐上。燒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自國家之定鼎北平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入太倉。真能行旅百貨羣來。而皆由漕以達也。昔者嘗以黃河爲漕之害也。而力障之。今乃資其利而導之。且弗至矣。符離而下。百里爲陸汶泗涓流。滲于埔壤。徐呂懸石百仞。篙工纜卒。不能飛而渡也。夫漕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

弗食則元氣爲索然矣。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劉晏號善理財，而鹽利視他賦半焉。我國家懸中納之令，富商鉅賈，飛輓鱗集，邊圉之間，戎士宿飽，何則？吾予以利而彼利之也。而今則不然，令雖懸而應命者日益少，禁令嚴而奸利者日益多。國則何所恃而利之？何者？彼有所利而吾奪之也。古人有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由今言之，利孔之出，蓋不知幾矣。予

恐蒞薪之弗茂、而牢盆爲盜藪也。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夫民力竭則病賦、漕法廢則病食、鹽政弊則病利、三病交至、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況乎野有暴師、脫巾候食、燕薊弗給、途載僵仆、而勞費無度、帑藏壁立、市物騰踊、民志廩廩、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雖然、亦存乎人耳。語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百穫、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茲公之入也、其得所樹矣哉。予嘗聞公之撫于江右也、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窮、鉏強

橫平征役允計會諳兵甲拔遺逸露濡霜肅洪都之人改觀焉其貳於司徒也經用制賦縮儲度費實均實盈惟民作常惟都作程畱都之人改觀焉持是以往則凡所以佐天子邦計之重而惠施吾民以收百穫之功俾天下之人改觀焉國其不有永賴矣乎茲卿大夫士之所以相與而喜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記

修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天和奉簡命督河事官
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遭
而問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以爲民也今之治河也
以通漕焉已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
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
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于汶
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旣伏流則汶其自達于海
與元輔國于埧城作斗門割汶流蓋泗漕以餉宿蘄
之衆後漕江淮之粟以至于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

而南。後復分導之。北達于衛。而漕始通。國朝宋司空
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
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湖焉。以渚滙之。國餉自是
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雨淫
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魯橋而下。閘廢沒無完
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堤。復傾圯。民且盜而田之。馬
場堤啗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澁之
患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
曰。河保其不終爲漕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

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性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與。漕渠之外。百

里爲陸。力不可施。豈人所能哉。鬼神寔相之矣。河縱

治漕必不能盡利。無害。但權其害之輕重耳。

而復決也。亦惟順道之使。不爲漕害耳。敢利之邪。苟

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

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

若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

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

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

管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
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于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
不猶愈于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泝淮而河。以
及于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猶濡而衣袵
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出於治
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旣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
得曰俞。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斟酌財用。具畚鍤。略
遠邇。揣厚薄。陳蒞野處。以率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
南。至于徐沛。百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

其築汶之東堤、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翀曰、汝其築汶之西堤、翀受命而築焉。隄各爲減水閘、滾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縮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二湖之堤。元吉受命而築焉。自水部楊子旦至、公復以命之、旦復受命而協築焉。隄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視水盈縮蓄洩焉。旣成、千里之內、隆岍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命于朝。晉公爲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走入至于

治丐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夫難得之利，敝所恃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圖者，薄公計。闇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能有濟邪？予方嘉劉公之旣忠且知，而樂吾

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及工役，則存乎有司之籍弗詳焉。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涿河渡舟

嘉靖丁酉御史梅濱楊子奉 上命，按畿輔，與能振弱，專和惠生，弊百咸新也。歷于涿，進涿之衆而語曰：涿郡當京國之衝，四方所走集，肩輿相踵也。北河胡良之水環郡南北，冬春水涸，可木而梁也。夏秋水淫，漲流瀾灩，行者力不能絕衝濤，悍夫乘時操舟索重。

利人莫不病焉。予欲令有司庀官舟楫以渡其可否。惟爾民衆曰：民惟依仁。仁之所興，民所利也。其誰弗嘉。成謀乃鳩財命工，剡贖鏹佐厥費。檄吏目徐志高董之，北河爲巨舟二，舟篙工三人爲步舟四，舟篙工二人。胡良視北河半之，旣竣事，乃屬官采氏治記焉。治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夫行路之人猶涿之人也。涿之人猶天下之人也。予嘗道燕趙之墟，歷漳易滹沱諸水而深有慨于斯民之多溺也。以涿言之，土塽塬而善崩，水淫決衝流百里，民沮洳而居，室塗

弗完。水下沙礫滿衍。夷陸焉阜。蒿棘弗植。無論禾黍也。然則水之溺于涿者。獨行路之人也哉。王程所歷。使命相繼。車百輛。馬百匹。驢騾千蹄。驛夫馳肩。卒重繭費。日萬錢。月無算也。中人十家之產。歲不能備一役。官莊宦第。官芻公牧。百賦萃之。凡編戶之民。童丁而犢。稅弗充焉。然則涿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又嘗因是泛觀四方之民。弘治而上。家餘藏帑餘積。山林川澤餘利也。邊卒嬉。武吏不宿逋。至于今。上下徂徠。然稱匱乏。誅賦日繁重。力役弗已。君子或懼其陸而

魚也。然則民之病于溺者獨涿也哉。昔者高宗謂傅
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夫舟楫，傳說也。斯民無
溺之患矣。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曰：「惠也。」禹思天
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孟子以爲仁。夫二者皆務爲治
者也。直所從施異地耳。故爲政者，近之以乘輿之惠，
遠之以已溺之仁。斯舟楫而傳說也已。以予觀于楊
子之仁，蓋託始于舟也。究其施，其濟大川也哉。故曰
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

修倉廩題名記

倉廩

司空繕部郎仙居蔣子良化董修倉亭問語諸治曰
子未知是役之重乎治曰願竟焉蔣子曰國備惟戎
戎備惟食國家之制歲令民出粟四百萬石漕以入
日要月成歲會角剌贏縮度數多寡司徒主之漕卒
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什一內督一
外督三稱賢比能司馬主之邑會則上之郡郡會則
上之省省會則上之部遑慢惟績廉事以晁天官主
之邦畿之內秦庾十一庾列而爲廩廩凡千四百二
十有四廩比而爲楹楹凡七千一百鳩材貲費飭壤

振毀司空主之。司空文若古質上卿歲視大夫月覲監工日號

匠人斲陶人塼埴汚人塗板幹時栽風雨與覆宇謀

鳥鼠與封塞謀燥濕與爽塏謀虞戒與扁緘謀罔或

不食凡此以重民也。子嘗聞之粟之入也石費五倍

歲定靡盈歲歉貸之漕卒百繭歲月而後達民力之

艱易可說矣。而復委諸風雨鳥鼠焉不旣殘乎殘民

寔瘁國其如何。予是以爲茲役之重也不可不慎也。

治曰允如子之言矣。然子之所虞者風雨鳥鼠也。又

有甚焉。冗靡食貪濟貨奸牟漁侈不執四者之行民

病久矣。孱力不滋。無能溪壑。風雨鳥鼠。何以加之。是故古之爲國者。食不足則修冗政。不足則修貪度。不足則修奸用。不足則修修治。不足則修德國。其無以踰此矣。蔣子曰。予知予職焉耳。若子之言。弗予所謀也。雖然。子言遠矣。他日蔣子于廳事得故礫礪而可。碑復語治曰。君子之政。思師人也。思師言也。昔之與是役者衆矣。令行鑿鑿。予欲考其人。與吾子之言義。用是勒之以朝夕。觀取訓焉。且俾後之人。知所感而取式。何如。治曰。子善矣。盡衷事事。報國之忠也。語事。

垂久愚物之仁也。因往以時取善之知也。大慮首物
聖賢之教也。四者善莫大焉。蔣子以告之。少司空童
公中貴梁公。具曰。由蔣子之言。可以知忠。由張子之
言。可以知固。忠固之道。可以久矣。命蔣子立石。

尚寶司題名記

尚寶題名

爲東樓作記。非佳事也。以其有裨典故。載之。

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
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
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
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尚寶題名

六

平露堂

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
詔若赦。則用 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
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 天子
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 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
則用 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
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
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
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

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

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

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爲侍從至親近。

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

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

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

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

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于今，得若干人。

刻其姓名爵里，立石于長安之直廡，以稽往而昭來。

也。馬張子記之。治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令於天下。

前皆叙事於此，發論取具其詞。印。

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
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
賢不肖。關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
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
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
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
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爲題名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